

马宁／著

流星追月



作家出版社

1247.57
451

马宁／著

流星追月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星追月 / 马 宁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3

ISBN 7-5063-2236-6

I.流… II.马… III.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35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1568 号

流星追月(当代作家文丛之一)

作 者: 马 宁

责任编辑: 汪东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 - 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6 千字

印 张: 8.5 插 页: 2

印 数: 0001-1560 册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36-6/I·2531

定 价: 20.00 元(全套定价: 15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代序)

——记老作家马宁

作家马宁先生已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他出生在一家工人家庭,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从一字不识,成长为中学教师和作家,靠的是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学成才。靠的是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小字典。送这本书让他认字的人教他四句口诀:

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

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

他如获至宝地读这口诀,按照口诀废寝忘餐地认字学习。由于父亲早逝,家境十分困难,他便走出家门,浪迹在社会上,自找生活门路。起初,帮人家推车,赚几个铜板,藉以填饱肚子。后来改拎鞋箱,替人家擦皮鞋。即使在这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也没有放弃学习。一次偶然的会,改写了他的生命历史。

这一天,一个过路人经过他这里,他问过路人:皮鞋擦吧?那人微笑地摇摇头走了。可是,没走几步,只听前方传来“扑通”一声,有人摔倒了。刹时,周围站满了围观的人群,他也好奇地挤进去看了。啊,原来是那个不要擦皮鞋的人。他不假思索地挤进人群,背起那人直奔医院,替他挂号门诊。由于抢救及时,此人才得以救治,转危为安。医生对他说:“如果再晚几分钟,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他见病人已得到救治,

恢复了知觉,没说一句话走了。

病人清醒后,向护士问道:“我怎么在这里?”护士说:“如果不是那位小弟弟背你来医治,你呀,早就上西天了。”又问道:“小弟弟在哪里?”护士指着还没走远的人说,就是他。病人一听,也顾不得身体刚刚得到恢复,站起来就追。护士连忙扶住他,陪他一起追……

他的见义勇为之举,感动了此人。原来此人姓方,在戏剧学院任职。弄清他的情况,知道他叫马宁后,便将他带回学院,对同事说:“这是马宁,是我的救命恩人,”就留他和自己一起吃住;又向院长熊佛西作了介绍,暂时安排他在学院传达室看门,业余时间擦皮鞋,空闲时,看看演员表演,听听老师讲课;他的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得到了不少老师的赏识,将他介绍到上海电影话剧演员专科学校半工半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新旅剧团工作,在这里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此时,内战烽火在全国燃起,社会动乱不安,他毅然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上海解放后,他被分配到军管会,后又由组织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预科学习。结业后,分配到苏北军区任职,历任文化教员、党报记者、文工团编导等职。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工作岗位上,他都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却给予他不公正的待遇,将他划为右派,并从上海下放到广西去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年。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和环境中,他没有沉沦,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笔耕。坚定不移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进行创作。先后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中长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他的行动表现出了一个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的本色。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春风,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给他政治生命掀开了新的篇章——摘掉了右派帽子,晚年又加入了共产党,焕发了他的革命青春,他更加坚定不移地、更加勤奋地从事文艺创作了。我就是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时,和他相识的。当时,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之交。在创作方面,他给予我不少帮助,甚至将他经过千

辛万苦搜集的创作素材,无私地提供给我。

这次编辑出版的五个中篇,只是他全部创作的一小部分。仅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窥见他的生活视野之广,创作手法之娴熟,爱憎感情之分明,希望能读到此书的读者喜欢他的作品。

曹松茂

2006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CONTENTS

【流星追月】

[1] 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代序)
——记老作家马宁 / 曹松茂

- [1] 流星追月
- [10] 悲痛回忆
- [74] 雍正之死(上集)
- [112] 雍正之死(下集)
- [149] 翼王传奇
- [178] 东京玫瑰

流星追月

韦营长痛悼张曙 舞皇后频献殷勤

1938年12月24日,早晨起,从广州起飞的大群日机,轮番向桂林城的东、西南面进行狂轰滥炸。空中恶魔不停地叫嚣,使桂林城顷刻之间,淹没在血泊火海之中。

上海、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便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又是联系华南、华东、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日本侵略者怎肯轻易放过?这天是近来敌机肆虐最凶恶的一天,等警报解除已是下午4时了。

李宗仁、白崇禧创办的学生军教导团一营营长韦民带领几十名学生兵急忙来到灾地帮助救护,偏是最热闹的两条街,桂西路和中南路被炸得最厉害,烟火腾腾、瓦砾横街,灾民奔走号哭,景象凄惨。韦民来到一处燃烧着的坍屋旁,一股炙人的烟熏火燎使他猛地一怔,却见一根烧焦堕地的房梁下压着一个已经烧焦的妇女,他赶紧指挥拖出,妇人被烈火烧灼时的痛苦抽搐和面部肌肉的痉挛似在告诉同胞不要忘记这个血海深仇。随后,他们来到定桂门附近杉湖边时,又听说音乐家张曙父女也被炸死了。

韦民心中一震,不信这样一个艺术横溢、朝气蓬勃的人也会罹难,韦民爱好音乐,他带的部队不用音乐教官,早晚由他自己教练什么“大刀进行曲”“太行山上”“游击队歌”“八百壮士”等抗战歌曲,教唱得十分合调合拍,队列情绪昂扬,桂林凡有音乐会,他无不到场,因而与张

曙相识,并且对张曙十分崇敬。如今听说张曙遇难,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快步奔到文昌门内张曙家中,希望他听到的消息不是事实,可是,现场所见不能不叫韦民相信;许多人围着张曙和他女儿的尸体哭喊,张曙的妻子周节坐在地上哭唱《洪波曲》,显然,她神经已是错乱了,韦民喉头梗塞,脱下军帽向张曙尸体行了三鞠躬礼,然后举起拳头发誓道:“强盗虽然夺去了你的生命,但你的音乐一定会消灭强盗。”

当韦民满怀悲忿噙着热泪返身退出时,人群中一个端庄神严的少女在注视着他。

此时,师部一个传令兵寻来报告:“莫师长请营长立刻去师部。”

莫师长名雨依,本地人士,四十出头,身体魁梧,腰挺颈直,很有军人风度,升旗台上一站,颇显威风,但是不怕骡子高,就怕马并肩,只要和韦民站在一起,便显得猥琐了,他知道,韦民的父亲是李宗仁手下的一名干将;是广西著名的六君子之一,造就了这个世家子弟才识卓著,能文能武,办事虽然利落,却又常喜不令而行。在学生军中有一定威望,莫师长为了表示自己能爱才取下,常召韦民参加一些宴会,以示宠信。

有一次,莫师长为 SOS(美军供应站)开交谊舞会,特请重庆来桂林的舞星皇后王亚仙小姐光临主持,莫雨依命副官董名仁通知韦民参加,韦民起初不愿去,经董副官再三蹀掇,为了礼貌关系,只得戎装赴会,韦民一看美军供应站门口霓虹灯闪烁,宾客笑语声喧,一派升平气象,心中就有不满。王亚仙却满面春风,对这位英俊威武的青年军官款款软语,殷勤接待,董名仁与王亚仙早有私情,见此情景心中顿起醋意,可韦民不愿随俗,对王亚仙的一片热诚却极其冷淡,董名仁见此正合心意,他乘机将韦民带到里室喝咖啡去了。

莫师长来得较迟,说是刚才散会,黄旭初宣布要将桂林建设成为民主与文化城市,使全国闻名,才不辜负“山水甲天下”的美称。这一新闻,将跳舞的人们都吸引过来了,围着要听下文,莫师长一时兴起,说漏了嘴:“大家知道,最近发刊的《救亡日报》吧?那是什么玩意,中国没有亡嘛,却口口声声喊‘救亡’,全是共产党的腔调,哗众取宠。”周围听

众无不随声附和，啧啧称是。王亚仙更是媚态十足，附着说：“是呀，一天到晚喊‘救亡’，讨厌死了。”听到这里，韦民再也忍耐不住，拍案而起，咬着字儿说：“师座此话差矣，上海、武汉、广州都已失守，半壁河山陷于敌人之手，正是我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此时不高呼‘救亡’！难道要等日寇铁骑踏上喜马拉雅山再来救亡吗？只恐那时已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如你我都做亡国奴也不可得了。”说得莫雨依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十分尴尬。从那以后，莫雨依耿耿于怀，总想找机会敲打一下。

一天，莫雨依正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白崇禧总长打电话来，问韦民昨天在王城闹事的原因，莫雨依先是一惊！“怎么？韦民闹了什么事？我怎不知道？”再一想，心中得意：“正好，白总长叫我调查上报，这下叫你小子好看。”便立刻派人前去传韦民到师部问话。

欧瞎子横行霸道 韦营长勇救女生

昨天，韦民到底闹了什么事呢？！

原来，有一家河南籍的难民，原是马戏团里散班出来的。上午，一家子来到王城门内卖艺，锣鼓一敲，先由猴儿耍了几套把戏，便有不少人围来观看。之后，一个穿红戴绿的姑娘出来献技，姑娘纤纤细腰，软如柳枝，什么咬金花、顶碗、踩跷，一套又一套，玩得惊险而热火。

看客正在兴头，忽听王城另一端传来几个女学生高唱《流亡三部曲》的歌声，委婉凄怆，悲恻动人，那种发自肺腑的血泪歌声，使唱的人自己感动了，看客们也感动了，连玩技的姑娘也感动了。谁知人群中却有几个不但无动于衷，反而火冒三丈，为首的是一个嘴叼香烟的斜眼军官，这家伙浑名欧瞎子，真名叫欧云峰，是桂林卫戍司令部白得彪手下的中尉副官，真是个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烂军人。

他正在看得出神，突然，献技的姑娘因歌声扣人，心中悲恸，一时失神，手中转动着的盘子不慎掉了下来，斜眼军官却迁怒于唱歌的女学生扰乱了自己的兴致，其实也附带其政治目的，立刻呵斥手下士兵

将三名女学生以捣乱秩序的罪名抓了起来,押着就走,三个女学生边喊边挣扎,场上秩序大乱。当欧瞎子指挥着推推搡搡走到东城门洞口里,正撞着韦民和一班学生军迎面而来,韦民拦住问话,欧瞎子挺身上前说:“你们这些娃娃兵,吃了咱白总长的粮饷,不好好去训练,竟干涉起我们的公务来了,快滚!少来管闲事。”

韦民本认识这个欧瞎子,知道他一贯作恶多端,鱼肉人民,今日狭路相逢,正想教训教训他,听到他竟然叫“滚开”,一种无名之火油然而生,但仍然压制着:“我要是不滚呢?”

“不滚,老子要你好看!”欧瞎子说着就擂起拳头朝韦民劈头盖脸打来!

韦民不慌不忙,身子往下一蹲,猛力一腿扫去,欧瞎子却像死猪一样攒倒在地。韦民上去一脚踏住欧瞎子胸口,说:“你要死还是要活?”

欧瞎子正想翻身拔枪,谁知被韦民一脚踏住胸口,又见黑洞洞的枪口顶住自己的脑门,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哀求道:“好汉饶命。”

韦民说:“下次还敢欺侮老百姓吗?”欧瞎子连连说:“不敢,决不敢!”又问:“请问好汉尊姓大名?下官一定到府谢罪。”韦民这才放下他,说:“滚吧!我叫韦民,有事领教好了。”

欧瞎子一骨碌爬起来,头一歪说:“后会有期。”说完带头狼狈逃去,他手下几名士兵本想拉枪栓助威,皆被学生军包围住不敢动,如今见头头逃走,皆丢下女学生跟着逃去,谁知当欧瞎子逃至东城门洞口时,突然回过头来说:“姓韦的,咱们走着瞧……”

韦民正欲将枪插入枪套,见欧瞎子又嚣张起来,举手一枪打掉了欧瞎子的帽子!瞎子吓得魂不附体,回去后添油加醋哭诉于他的主子白得彪,白得彪又不分是非黑白,即向白崇禧打了小报告,白崇禧第二天就来了责问电话。

韦民来到师部,莫师长单刀直入训斥道:“韦营长,你知道什么是我们学生军的任务吗?”

“练兵,保安,培干。”韦民将“保安”一词有意加重语气。

“既然知道了，谁叫你去充当重庆宪兵的。”莫雨依简直气冲牛斗了。

“师座前几天不是说过，要将桂林建成民主文化城市，他不许女生唱救亡歌曲，岂不是破坏民主？我要求惩办欧瞎子。”韦民煞有介事地说。

“要处分的是你！你闯了祸还要嘴硬，告诉你，白总长已经来电话追查此事了。”莫雨依气得在屋内走了一圈，最后对韦民说：“回去等待处理。”

妒贤嫉能 莫雨依电话通天 狐假虎威 白得彪强词夺理

莫雨依听到外面传言，白得彪要和韦民过不去，心想：韦民又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这事闹大了自己必定见责，便又将韦民叫来说：“打狗要看主人，你也别太意气用事了，白得彪狐假虎威，因为他是白总长的人，欧云峰又是白得彪的人，犹如有人欺侮了你，我会答应吗？如今，白得彪已经告到白总长那里去了，理大不如势大，你自己拿个主意吧。”

韦民坦然地说：“那好办，师座此刻就把我押去请罪，我决不连累师座。”

“那还不至于，我看这样吧……前几天我得到电讯说，鲁南战役后，李长官的部队已退到徐州，我准你假，到徐州找你父亲去，暂避些日子再回来，营长职务我派董副官权代。”

韦民听了，心中暗暗生气，前方打败仗，后方舞群丑，真是可恨，便借题发挥说：“蒋委员长手中兵力几百万，为什么每仗必败？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失地呢？”

莫雨依心中好笑，感到这个年轻人实在过于天真，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出中央的真实意图，真是糊涂，便教诲说：“老弟，嘴说不如眼看，眼看不如肚子里盘算，蒋委员长要是真抗日了，中央军就得和我们调

个位置才行,他舍得拿上去拼吗?失去土地将来好讨价还价,损失御林军等于割他身上的肉,你说哪个合算呢?”

“如真是这样,国民党不怕失去民心?”韦民不解地问。

“我们广西的民心早就不是姓蒋的了。”董名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莫雨依的身旁,并从中插了这句话,他确是个善于帮腔的下属,莫雨依赞许地说:“韦民老弟,不怕你满腹经纶,在这个问题上,你还不如名仁对李、白二位长官的战略意图领会得深,白总长在不久前的军官扩大会议上不是说过八个字吗,唔!”

“保境安民,固守疆土!”董名仁得到莫雨依的夸赞,正洋洋得意,当听到此立即接上说,以示自己对上级指示的念念不忘。

莫雨依连连点头,表示满意。

“话虽如此,如果日寇步步紧迫,大军压境,单靠广西一隅,能固守得住吗?”韦民再也忍不住了,把他自己早已怀疑的话接着说了出来。

莫雨依哈哈大笑:“你这又过虑了,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件事用不着我等担心,李、白二位长官自会安排,言归正传,你考虑一下,明天或者后天就起程。”

韦民正在踌躇,一个警卫急忙奔进办公室,气急败坏地说:“报告师长,不好了!二十四军骑兵团朝师部包抄过来了!”

造事生非,白得彪调动骑兵

白得彪动用了一个团的骑兵来包围学生军师部,令莫雨依、韦民、董名仁都大为吃惊,莫雨依万万没有想到,事态竟会如此恶化,他急忙跑上岗楼一看,见白得彪骑在一头白洋马上,手中挥舞着马鞭,正在叫阵哩!只听他吼道:“叫姓韦的小子出来,看他有多大本事,敢跟我白得彪较量较量吗?”

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韦民提枪就要出去,准备闹他个鸡飞蛋打,被莫师长一把拉住:“老弟,不许胡来,好汉不吃眼前亏,你给我回去,这事由我来解决。”

莫雨依不许韦民出去，倒不是顾及韦民出去要吃亏，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何必要引火烧身？于是他立即命令董名仁副官将韦民拉下去，并叫董名仁立即用电话报告白总长请白总长定夺，他自己却留在岗楼上稳住阵脚。

很快，一辆轿车在学生军师部大门前戛然停住，车门打开，白崇禧披着黑色斗篷走出了汽车，在一片立正敬礼声中，将他迎进了大门，莫雨依连忙跑步下岗楼迎接，在前引路进了办公室。

弄巧成拙 白得彪威风扫地

阴差阳错 白崇禧提拔韦民

白得彪正在耀武扬威，忽然见一辆他所熟悉的轿车驰来，暗思：“这不是总座的车吗？他早不来，晚不来，怎么偏偏在这时候来了？”正想问，见下车的人果然是白崇禧，忙忙滚下马来，跑步上去，尾随进了办公室，还未待白崇禧坐定，他就抢先攻击，他控告韦民同情乱党，持枪捣乱，最后他双手一摊说：“我是城防卫戍司令，受总座之命，保护全城安全。他一个小小学生军营长，竟敢破坏我手下官兵维护治安，报告总座，我一定要将他严加惩办。否则，我就无法工作了。”白得彪不顾一切地说下去，真是“恶人先告状”，竟连白崇禧连连向他摆手都不管，因而恼了白崇禧。

“你惩办谁？我还要惩办你呢！”想不到白崇禧并不理会他，反而转向莫雨依问：“莫师长，那个韦民是你的部下吗？”

“是的，总座，只怪我管束不严，韦民年轻气盛，以致冒犯了白司令，我一定重重处分，还望总座……”莫雨依以为白总座一定会怪罪于他，连连请罪。

“不！”白崇禧将手一摆，制止莫雨依再说下去，说：“快请韦民来见我！”

“卑职在。”韦民挺身上前，白得彪顿时怒目相向，喝令道：“姓韦的，你可知罪？”

韦民毫不示弱,说:“知罪的应该不是你,纵容部下抢劫女学生,现在又居然动用一个团的骑兵包围学生军,你包围的是什么人的部队?”

白得彪气得双目圆睁,又欲发话,被白崇禧制止住,发话道:“得彪,你怎么可能用这个办法对付自己人?还不赶快撤去!”然后转过目光向韦民问道:“你就是韦营长么?”然后摆手示意韦民坐下。“是”韦民应了一声,大大方方地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白崇禧问过韦民年龄、籍贯、出身,便点头笑笑说:“24岁,属龙的,风华正茂啊,不客气地说,按你父亲的关系讲,你是我们的子侄辈了,后生可畏啊。”韦民欠了欠身,谦逊地说:“多蒙总座栽培,只是学生才疏学浅,有亏职守。那天的事是总司令手下有个叫欧云锋的军官,见了几个外省女学生在街头唱《流亡三部曲》,他就无故命弟兄们将她们抓走,还当众调戏女学生,民众忿激,所以卑职出面干涉,请示总座,我们祖国大半壁河山都丢了,多少人流离失所,她们要唱出自己的痛苦,这难道还有罪吗?”

韦民说到这里,白得彪又想争辩,白崇禧用手制止说:“不用说了,这件事我已派人到王城调查过,韦营长做得对,现在我们桂林各省人都有,可说是人文荟萃,要注意影响。得彪,你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又偏听偏信,造事生非,不对啊,现在你当着我的面,向韦营长和莫师长赔礼道歉。”

白崇禧要白得彪向莫师长和韦营长赔礼道歉,白得彪气红了脸,却敢怒不敢言,有道是军命难违,只得厚着脸皮,含含糊糊自责了几句。

白崇禧笑了:“这就对了,大家要精诚团结嘛,不要为了点小事给人家笑话,学生军是我们广西的新血液,也等于是我们广西军官学校,将来都要成为我们部队的军事骨干,对他们既须严格要求,但更要爱护。”他边说边向他们扫视,末了,目光停在韦民身上,用一种充满期望和威严的口吻说:“现在我宣布:调升韦民同志为学生军教导团团长,协助莫师长将学生军训练好,营长一缺,由莫师长报请任命。韦民同志,我们对你抱有厚望啊!”

这种因祸得福的瞬间变化,大出在座诸人的意料之外,就连韦民

自己也颇觉意外，于是按各人不同的地位分别说了一通官场客套话，尤其是莫雨依更是喜出望外，他凑近韦民耳边轻轻说：“还不赶快向总座谢恩！”

不料莫雨依的话被白崇禧听见了，他连连摆手说：“啊！不必了，不必了。”他边说边发出咯咯的笑声，这可颇为难得。因为，白崇禧是向来不哈哈大笑的。

莫雨依难得有这个逢迎的机会，就以庆贺为名，留请白总长吃饭，白得彪、韦民、董名仁等人作陪，各人轮流敬过酒后，白崇禧借酒助兴，略为透露说：“中央和蒋委员长开始关怀我们广西了，中央与我们广西合作有望了。”他举着酒杯又说：“我们的手脚可以伸得开一些了，正是诸位大展宏图的好时机，眼光可要放远一点啊！”

今天还特别少见的是酒醉饭饱之后，白崇禧并不先走，待白得彪、韦民、董名仁一一告辞之后，他招手莫雨依近前，提醒说：“这年头青年人只要再前进一步，就会变成共产党，这是很可怕的，你明白吗？”又说：“但是，也要注意重庆势力的渗入，该抑就抑，该扬就扬，那个军统孙文熙的爪子别让他伸得太长了……”

莫雨依连连点头：“是，是，总座，我明白。”

民意难违，特务捣乱也枉然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上午，新上任的学生军教导团团长韦民接到一封发自“三户图书公司”的来信。信上写道：“音乐一定能消灭强盗！这是您在音乐家张曙灵前所发出的誓言，很令我们感动。为了同伸抗战决心，请您莅临本团举办的抗日两周年音乐会。”

韦民细看附来的门票，知是“乐群歌咏团”举办的。这天晚饭后，韦民换上便服便赴音乐会去了。他走在幽静的环湖上，见来往行人匆匆忙忙，都流露出一种坚定自信的神态。他来到凤白路口的新华戏院，音乐会已经开始了：第一部分是：“抗战新歌”，曲调激昂奋扬，唱出了时代的脉搏；第二部分是：“民族歌舞”表现广西各族人民对家乡生活的

热爱。当进行到了第三部分“黄河大合唱”时，听众精神为之一振，几百人的大合唱，黄河在怒吼，不！是中华民族在怒吼，——大合唱把音乐会的情绪推到了最高潮！当叶方和成庆生活白《黄河之水天上来》时，整个会场肃静无声，一种至高无上的、立刻可以为民族生存献身的精神和神圣感情饱和在整个音乐大厅……

就在这时，突然，从大厅右角发出“嗤嗤”两声，接着一个嘶哑的声音喊道：“乱党的歌大家不要听！”这突如其来的捣乱，令听众们都怔住了。韦民循声往后望去，他非常生气，在自己正置身于音乐的高度享受和精神为之高度激昂时，想不到竟会有人来破坏！他看得真切，有几个家伙在那里乱喊，他正准备离座前去教训捣乱者，忽然被一个纤软的手抓住了右臂，随即听到一个女子压住嗓音说：“使不得，要注意策略。”

韦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姑娘，正欲问她什么，这时场里发出一片呵斥之声：“把狗汉奸赶出去！”“把狗汉奸抓起来！”“赶出去！”“抓起来！”台下的观众几乎与台上的大合唱一齐怒吼了！几个特务见景不妙，灰溜溜地逃出剧场去了。

韦民这才又回过头来，注意到拉他的这位姑娘，正以俊爽的大眼定定地注视着自己，仿佛说：“看到了吧？风向在转了。”等到剧场里秩序稍定，这位姑娘塞给韦民一张字条就走了。韦民心绪混乱，满脑子疑窦，无心再听，便走出会场，在无人处就着灯光展开条子一看，上面写着：“只要坚持抗日，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责任提醒你，如你愿意，10日下午6时，请来榕湖大榕树一谈，桂芬。”

榕湖岸畔，桂芬韦民再邂逅

到了10日下午，时钟一敲5时，韦民便换上便装离开学生军营房，前去赴约。他走过大街，经过阳桥，沿榕湖岸边走到古南门，穿过古南门的城门洞，他就看见大榕树下立着个女子，从侧面看去，无疑就是新华戏院中相遇的那位姑娘，心想：“音乐会的票子一定是她寄的了。”